

繁華起自平凡

姚洞的故事



笑得像彌勒佛一樣的姚洞。

說起 228

民國 36 年 2 月 27 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一共六個人，在台北市的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正查到在今天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的「天馬茶房」前的時候，有個販賣私煙的中年婦人林江邁的攤子恰好正杵在交叉口那兒，所以緝私員準備上前沒收煙攤上的私煙，並且搜查林婦身上的金錢。但是，苦苦哀求的婦人說著自己的家境，希望能夠讓緝私員少沒收一些現金，沒想到非但不理會林婦的言語和哀求，順手舉起槍管直接敲擊著林婦的頭部，導致她當場頭部出血暈倒。

一旁圍觀的民眾看見，大家都非常不滿查緝人員居然隨隨便便就可以拿起槍管敲擊婦人頭部的作為，所以一致向查緝員理論、並且大聲抗議，但是，查緝員不但不願意處理已經闖下的禍事，卻還一邊向後奔逃，又一邊向民眾聚集的方向開槍。紊亂中，真的擊中站在路旁的民眾陳文溪，更不幸的是，陳文溪送到醫院第二天就因為傷勢太重而不治死亡。

這樣大白天裡當街發生對無辜老百姓的傷害，讓憤怒的民眾開始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一定要交出肇禍的查緝員。

2 月 28 日早上，抗議群眾來到專賣局繼續抗議，並且衝入台北分局，將一般文件、器具等紛紛丟出分局門外再加以焚燒，同時還又打傷三名職員。下午，民眾更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廣場，也強行進入廣播電台（位於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中國廣播公司），廣播事情發生的原委，只是廣播的開關並沒有真正對外廣播，只是將播音器轉至對著集結在電台外的民眾播音而已（當年擔任電台編審的已過世台籍作家吳漫沙先生口述），呼籲民眾起來響應。憤怒

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來到台灣的外地人，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宣佈戒嚴，軍憲警開始鎮壓民眾。

都是 228 惹的禍

民國 37 年冬天來到台灣的姚洞，清楚的說著。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所以部隊在福建省徵兵，為的是要徵「能夠說，也能夠聽得懂閩南話」的福建兵來台灣。

住在福建永春，在家排行老二的姚洞，便告別父母兄長弟妹，加入部隊，直接上船來到高雄。由於福建和台灣的氣候差不多，姚洞記得才來到台灣就過農曆年了。當時共有四個中隊的福建兵，他被編入第一中隊，也是第一班中年紀最小的，那年，他才 20 歲。一到台灣，還寫信回永春老家報平安。

姚洞的名字原不是姚洞，姚洞笑開了的對我說：「當年當兵，有錢人家為了自家子弟不願意去當兵，所以通常會用錢到鄉下買壯丁頂替自家的兒子，更何況是重新取個名字。」

也因為這個自己取的名字，所以在民國 75 年解除戒嚴時，當台灣老兵尋親，福建永春老家的家人，也曾經遍尋所有找到的台灣老兵名單，但硬是找他不著。

一直到他再度寫信回家，經歷了 40 年的光景，放下心頭 40 年的懸念，家人像撿回了的寶貝，期待著等著姚洞確切的回家日子。

那年，台灣剛剛經歷過 228 的紊亂，全島上下無不一片肅嚴，來到高雄要塞新兵大隊的姚洞，先是在高雄要塞司令部，後來又被編到陸軍砲兵五十一師師砲兵指揮部。年輕、力壯、又有與台灣人溝通的語言能力，姚洞和其他福建兵確實成為部隊裡不可或缺的兵員。

民國 36 年 12 月 4 日在福建永春入伍，左腿因為開車出了車禍傷了膝蓋，民國 67 年 10 月 10 日正式褪下軍服。姚洞的軍旅生涯都在台灣這塊與家鄉遙

望的土地上。



姚洞的結婚照，新郎帥，新娘嬌。

退伍後，姚洞與妻子開始在當年輔導會辦公室的台北市襄陽路（現今 228 公園附近）開設早餐店，並且繼續服務著他所熟悉的同袍，「許多輔導會當年的長官都吃過我家早餐店賣的早餐。可是實惠又好吃。」姚洞很得意的說著。

那時節，退伍後的姚洞，為了孩子的教育費，他還一邊開起計程車。

生有 3 男 3 女的姚洞，是在 42 歲的年紀，經友人介紹娶了年僅 17 歲的太太。

看著當年結婚照中新娘的嬌嫩，帶著靦腆的姚洞說，那時年紀一把，經由相親認識老婆，但是這一路夫妻生活，姚洞可又揚起頭，說：「沒話說。」

用雙手創造前途

民國 70 年，姚洞聽從朋友的建議，向輔導會申請安置，並且隨即獲准進入農場。來到農場的姚洞被編到第 12 莊，「農場裡 12 到 19 莊裡，可都是一起耕種，『一起用雙手創造前途』的老友。」

很喜歡和土地為伍的歲月，也喜歡和弟兄場員一塊耕種的日子。姚洞侃侃

說著。

當說起那個囤墾的年代，沒有什麼工具，一天挖一坪多的地，用的是十字鎬、是圓鋤、鋤頭、畚箕。雖然老家同樣有著田地，但是 20 歲就入伍來到台灣的姚洞，並沒有太多農務上的經驗，更別說是種稻這項專業的活計。對於姚洞而言，囤墾確實需要專業的指導和有利的器物協助。

為協助場員順利耕種，農場不但配置有專業的農業專家技術員，並且有農業指導，心得交流，還有實際操作教導，在在為放下武器的手，能夠緊握農具做最佳的輔助與推手。

回味著家鄉老人家說的話：「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所以當鋤頭、畚箕、十字鎬、圓鋤都在身邊時，又有田可種，姚洞的心裡真有說不出得好！

好吃的蓬萊米是自己種的，吃在嘴裡，無疑更是甜在心裡。

現在領有 7 分地的姚洞，心中的踏實感著實漾在那張憨厚樸實的臉上。只是種稻的收入，看天的耕種活計，卻無法滿足 6 個子女所需要的龐大生活開銷，姚洞的計程車成為家庭裡重要的收入來源，而年輕的老婆不但為人母，也為姚洞挺住 8 口之家的所有家務事，更在田裡幫忙；農閒時，立刻又來到離家不遠的工廠作工，貼補家用。



已經快被榕樹的氣根所掩藏的 12 莊門牌。

就是這樣胼手胝足，姚洞一家 8 口，大兒子東吳經濟系畢業，次子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長女高中畢業，次女護專畢業，三女元培科技大學畢業，小兒子清華大學核子科學研究所畢業，6 個子女個個學有專精，現在分別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這是孩子努力的成果，更是姚洞的驕傲，也是老戰友老弟兄老場員口中津津樂道的一樁美事。

靠山不足依靠 努力才能出人頭地

問姚洞，如何教養孩子？

姚洞說：「哪有什麼。」

只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大兒子非常懂事，會不定時的叫弟弟、妹妹開會，就像農場裡為著農務或新的農業技術開的會議般。在家庭會議中，大兒子總是明確清楚的告訴弟弟、妹妹，說：「父親是個沒有靠山的老兵，我們作子女的更也沒有任何靠山可以依靠，所以要想出人頭地，有所成就，就只有靠自己努力。」

姚洞合不攏嘴的笑臉，說明了姚家子女「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事蹟，全臉的滿足，打心底爬滿的驕傲寫在姚洞的臉上。也因為全家大小都認真讀書，所以家中無形中透著規矩，是不需要人說的自動自發與自給自足，就算是家中隨處擺放的錢財，也從不曾被孩子不告而拿走，那份努力，可是左右鄰舍，各場員弟兄們引以為鏡的好榜樣。

隨口問姚洞讀過書？

姚洞想了想回答：曾經讀過私塾，也練過毛筆字，書也學到《中庸》，念到《中庸》，後來因為父親賺了錢，所以全家由鄉下搬到永春城裡。但是來到城裡直接跳讀三年級的姚洞，卻當真沒有再認真讀過書。或許是時局不對，也或許是家事國事事事關心，姚洞讀書求學的故事在那個戰爭紛擾的年代裡打住，但終究，姚家的讀書種子在台灣第二代身上開花。

一直在工廠負責送貨做臨時工的姚洞，前幾年才以 78 歲的高齡正式從工作中退下。

80 歲了，一點不顯老的他，也有著不服老的精神，雖然新竹的風很大，雖然夏天過後的雨也不少，但是，姚洞身體硬朗，思慮清楚，只除了當年受傷的膝蓋老是在雨季發酸發痛，有時還痛到不便於行。

也像坐船來到台灣，又坐著火車來到橋仔頭訓練基地的「福建兵」，一踏上台灣的土地，就被分發到隊上，並且在向部隊報告前，一分隊一分隊進澡堂洗澡，洗完澡換上新發的軍服，回頭要拿脫下的舊軍服時，才知道，一路迢迢，迤邐千里，身上衣服裡盡是虱子。部隊將收集的髒軍服，一把火燒盡，也燒盡姚洞當年臉上的稚嫩，讓他在軍旅生涯中，潔身自愛；讓他在農場裡，燃燒起臉頰上兩酡酒紅，是與大地相親，屬於耕種大地的璀璨。

是誰說的，當兵會讓人堅強、獨立和成熟。

歷史不過是一張白紙，其中的對與錯，都是人做出來的。

而農場裡的場員，卻用強健的體能，厚紮的手勁，為自己為農場為那一代大江南北而來到這塊土地的人們，用汗水和著歲月 and 著泥土，為台灣寫下歷史。

幸運迴照幸運的人

那個「小」老人王芳順的故事



謙稱自己處處幸運的王芳順。

離開溪洲鄉榮光村政民路的王芳順家，頂著炎炎熾熱的晌午夏陽，但是最讓我懷想不休，溫熨不停的卻是一個 75 歲的「小」老人，照顧著一個 90 歲的「老」老人，扶持半世紀的兄弟情。

那個掉落時間隙縫中的過往，湖南衡陽人的王芳順只用「幸運」兩個字淺淺帶過。

那個年代那個聲

排行老三的王芳順，在家鄉讀著初中，雖然讀書，但心眼兒裡總想著和哥哥一樣，能夠在火車站開間雜貨店，做做生意。但是時局真的很不好，書也甭念了，他當真來到哥哥跟前，大哥也就順理成章的幫王芳順在鐵路警察署中補缺，每個月還領 12 元的官餉，那年他才 14 歲未滿 15 歲。

民國 35 年，對日抗戰已經勝利，部隊紛紛返鄉復員，但是八路軍卻一路亂下來，跟著火車撤退的王芳順坐著火車來到桂林的柳州。還記得撤退的人潮蜂擁而上，載著油桶的火車上不但滿滿是人，像他一樣卡坐在油桶和油桶中間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即便是車廂與車廂銜接相卡的樺軸上，也處處是人。

有車坐著實很便利，但是只要稍稍一打瞌睡或則只是打了個小盹兒，坐在卡樺上坐在油桶間坐在樺槓上的人就會摔下車去。尤其是晚上，大地一片漆黑，火車疾疾向前奔行，只聽見黑暗裡此起彼落「唉！啷！」或是拖著很長的「嗯！哼！」的哀嚎聲，那是一個又一個摔下火車，又被火車碾過的聲音，伴隨著火車輪軌滾動向前不停滑行的聲音，不消一會兒功夫，舊的「唉！啷！」聲早已不知又跌跌撞撞在先前的「嗯！哼！」「唉！啷！」聲中一聲疊過一聲。

因為新的沒有停歇的摔下火車的聲音，沒有停過的成為逃難、撤退裡最驚心卻最無奈的聲響。人們的心裡清楚的知道，但是誰也沒說，誰也沒吭一聲，因為，就是這樣！

但是能開能動能冒著煙能嗚嗚作響的火車到了柳州便不能行駛了。還是戰亂。是八路軍！是共產黨！也或許就是復原歸鄉的自己人！

沒車坐的王芳順正逢著一路打一路退的部隊，而同鄉的朋友在部隊裡當排長，順理成章立刻為他在隊裡補了缺，王芳順也就開始正式當起軍人。但是，部隊跟在黃杰將軍率領的部隊走，一路徒步翻過廣西邊界陡峭險惡，並且瘴癘遍地的十萬大山，以4天行軍3天編鞋的速度，一路走著，有人病倒，有人逃了，有人趕不上，脫隊了，就這樣足足走了8個月，來到中越交界的艾店，最後進入越南境內。

當時越南還是法國的殖民地，沒想到初到越南，這支原本3萬人的軍隊隨即被越南政府扣住並向聯合國報告，認定我國部隊為入侵。聯合國便以執行國際公法為名，解除這支隊伍的武裝，並且分別將人馬置放在越南北部的蒙陽、越南中部的金蘭灣。民國39年3月，所有「俘虜」又被遷移到富國島上的陽東，成立「留越國軍管訓總處」，其實就是「越南富國島集中營」，包括黃杰將軍在內，開始度著一千多個慘淡的日子。

回憶在復國島的日子，王芳順記得清楚，說：「在那裡，必須隻手用野草蓋房子，1天1人只有一碗的8兩米，這一碗米必須是平於碗口。所以大家把米集中，煮成加了很多水的稀飯，但仍只夠喝一碗。頂多加上一點自己種的青菜、地瓜、木薯，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民國42年，復國島裡3萬人的絕食運動開始，這3萬人的絕食運動確實成為國際事件，經過國際媒體的報導，經過多番國際間國與國的協調與交涉，被法國部隊管制的復國島俘虜營裡的俘虜，才稍稍有了較具人性的管理與配給。直到42年6月22日，7艘兵艦終於把在復國島的所有中國部隊接來台灣，

結束越南復國島上困苦、沒有人性的俘虜生涯。

由高雄下船的王芳順，因為身體的孱弱只有接受住進榮家安養的安排，一直到民國 50 年，經過部隊上湖南鄉親友人的轉介，已經將身體養好的王芳順來到彰化農場。正值青壯年的王芳順立刻開始加入自種自吃「寓兵於農」的生活，並且在來到農場的第 2 年，民國 51 年和太太結婚。

功夫夠，黃金稻穀金黃黃

育有 1 女 2 子的王芳順把家理整得漂亮得宜，並且乾淨明亮。談起在農場開墾的往事，他可是一點一滴學著做，做著學的。

那時候，農會向各地農家農場徵收稻穀，價錢好，而且比一般市價還要高個三分之一，但是相對的農會對於徵收購買的稻穀要求也嚴格：稻穀要乾透，稻穀要乾淨，稻穀還要結實。

王芳順喜歡和農會簽約，他不怕農會嚴格的要求，總是認份的歡喜的曬著



王芳順（右）和朱萬成（左）是一對好哥倆。

他的稻他的穀，在收成的每天，在陽光亮花花又熱騰騰的天候裡，頂著熱，頂著氣，淌著汗，弓著背，荷著耙，執著鋤，就這樣不怕花功夫的一次又一次翻曬著躺在地上的黃金，讓彰化亮光光的陽光一天又一天的曬透他的黃金，並且一次又一次的篩去生長不良且發育不好的稻穀。最後，他終於讓大卡車載著他的乾透的，乾淨的，結實的漂亮收

成，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交收。

在傳統農場裡，王芳順以「精緻的品質」，為那一個年頭的「精品」寫下充滿泥土香、陽光香的真諦，也為自己創造了好的生活與合理又心安理得的財富。

民國 61 年後不再種稻的王芳順，說起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器事故，雖然已經沒有當年餘悸猶存的顫抖，但是幾次耕耘機的翻車事件，甚至於耕耘機還把他整個人壓在車下的經驗，仍然令他不勝欷歔。也因為屢屢不斷發生的農務機械事故，王芳順毅然決定不再耕種。他把開墾十年才有放領資格獲得的土地

轉租給其他場員，他讓土地成為他的副業。

王芳順開始外出上班，先是在西湖糖廠擔任保警，後來又改到彰化的紙廠上班，最後去到三祥公司，一直到他由警衛的工作退休的 81 年，務實的個性與不苟於事的工作態度，使他每每深受到雇主的信任。

記得幫王芳順拍照的同時，坐在客廳一隅 90 歲的朱萬成，也同意穿上襯衫和照顧他超過 30 年的好弟兄合照。這對相識於 53 年前的兄弟，不但同是湖南人，並且特別談得來，尤其是初來到台灣的當口，特別談得來的兩個人自然培養出深厚的感情。

真情顧養兄弟情

民國 64 年，單身的朱萬成突然中風，已經有妻小的王芳順和家人商量過後，毅然決定接回大他 14 歲的老哥哥朱萬成，好就近照顧。從民國 64 年開始，30 年如一日，王芳順不但自己在開放探親的年代裡，回到老家探望家人，並且還幾度帶著當年還能自己走路的朱萬成，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散心。

11 年前，也出現輕微中風症狀的王芳順，驚覺自己可能不再能夠照顧老哥哥了，所幸當時朱萬成還能自己走動，所以照顧起朱萬成還不算吃力，但是隨著年歲的增長，行動力的確變差的王芳順，已經無法再幫朱萬成洗澡。

为了不造成孩子的負擔，王芳順細細思量過，便在 2005 年的 8 月，兩人聯袂來到斗南鎮聖元老人養護中心，接受正式專業人員的照顧，只因為王芳順擔心朱萬成無法適應養護中心的環境，遂也一併陪著他住進老人養護中心。

被太陽曬成古銅色臉龐，直欠欠說著做什麼事都受到「幸運」眷顧的王芳順，高興當年來到農場，也因為他做事的務實與仔細，所以在農會高價向農民收購稻穀的年代裡，用著他不取巧不偷工的做事態度，賺到了人生中養家餬口重要的安家財富。而他這份不離不棄對友情真摯對朱萬成照顧的的態度，無疑如陽光般亮麗，如白雲在藍天，讓我久久、久久，不能自己。

原來，不是人在經營事件，而是事件本身以千手千眼，以不同面貌，以無窮變化之姿，護持！

而王芳順仍是笑咪咪的說，是「幸運」！

老兵不死雙手到位

孔令華的故事



孔令華是平民場員，是韓戰義士。

麥克阿瑟將軍說：「老兵永不死，他們只是慢慢消跡。」

抗美援朝

1949年當大陸剛「解放」，身為成都黃埔軍官學校政訓班二年級學員的俞元被送入「西南軍政大學」，接受思想改造。結業後，他被分配到駐防成都的180師任下級文職軍官。不料好夢成空，原以為可以待在母親和未婚妻身邊的他，在1951年春節前奉命被調往前線，北上參加「抗美援朝」。只經過短期訓練的部隊以為「美帝紙老虎一打就垮」，去到朝鮮才發現敵人其實勢力雄厚，最後部隊因為兵力短缺被敵軍俘虜。而在戰俘營中的國共派系更展開一場血腥的殺戮，被捲入其中的俞元遂展開其具悲劇性的命運。

這是在美國的作家哈金送給曾經參加過韓戰的父親的獻禮和填補歷史的空白，為一批批無名的中國戰俘留下記錄，昭示他們熱愛祖國但不得要領的高尚情操。對於曾經加入解放軍五年的哈金而言，軍旅經歷感同身受，他能夠充份體會到戰士害怕被俘虜的心理恐懼，因為這比戰死沙場更令人害怕。

在中國歷代的戰場上，向來視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哈金在小說中提到，中國人對戰俘的態度和待遇與西方全然不同。「在美國，歸來的戰俘會受到英雄式熱烈的歡迎；但是在中國大陸，戰俘會被視為犯罪者，被社會唾棄，並且會被剝奪所有權利。」

閱讀哈金，清楚的知道這部反戰小說是用來鞭撻當權者把戰爭吹噓成虛幻

的無上光榮，忽視戰時其實是對平民的傷害和扭曲人性。書名叫做《戰爭垃圾 War Trash》，因為在戰場上，人總是被無情的利用。

因為，在戰場上，人總是被無情的利用。

是 50 幾年前，由北韓共黨發動的侵略戰爭，在韓國熾烈的展開，中共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派遣中國軍隊前往韓國，協助北韓進攻南韓。迄至民國 43 年 1 月，韓國戰場上有 2 萬 2 千多名中、韓共軍俘虜，而決心投奔自由的俘虜中，有 1 萬 4 千多名成為反共義士，共同以「一顆心回台灣，一條命滅共匪」的萬丈豪情，於 1 月 23 日回到台灣。這是韓戰。

民國 21 年出生的孔令華，是安徽廣得人，在家鄉好端端過日子的他，16 歲時的一紙徵兵令來到家裡，原本應該是家中大哥得要去參軍，但是大哥的左眼壞了，所以，就由排行老二的孔令華出列代替。只



韓戰紀念塑像郵票。

是這一出列代替，確定了孔令華不一樣的人生際遇。

才出列進入軍隊的孔令華，沒想到正逢上當年中共的「抗美援朝」，他一逕被納編入部隊，並且渡鴨綠江直接進入朝鮮作戰。

戰爭的結束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點整，南北韓雙方以實際控制線北緯 38 度，在南北各二公里寬設立起非軍事區。直到 50 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知道的韓國朝半島

依然是分裂的國家。

孔令華淡淡的說：「在當時，約有 2 萬 2 千多被俘擄的人，大部分的俘虜主要被關押在韓國的巨濟島。」那時節，依照停戰協定，必須由中立國印度主持對戰俘進行甄別過程，以確定戰俘的意願。也因此，在韓戰戰後，有 1 萬 4,715 位戰俘來到台灣。他們在民國 43 年的 1 月 23 日到達台灣，被稱為「反共義士」，並且訂定 1 月 23 日為「自由日」。

歷時 3 年又 1 個月零兩天的韓戰，在紛亂的政治與戰爭詭譎的局勢中，讓美國老大哥認識台灣在亞洲戰略地位的重要，所以將台灣重新納入防禦體系，並且在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派遣命令中，第七艦隊有了巡衛台灣海峽的任務。

2003 年的 7 月 27 日，美國在華盛頓紀念韓戰停戰 50 週年，並發行紀念郵票。

韓戰，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政治的轉捩點，也是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發展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金在《戰爭垃圾》書後的「作者題記」中寫道：「這是一部虛構的作品，其中主要的人物都是虛構的。然而，許多事件和細節卻是



彰化農場舊的場員房舍，前面的空地是當年的晒穀場。

真實的。」因為，「戰爭垃圾」為了確保歷史的真實性，哈金曾經參閱了23部有關韓戰的中、英文著作。是小說，是真實的人生，在那個全世界秩序紛亂的時代裡，成千上萬「最可愛的人」蛻變成「戰爭垃圾」，這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歷史。

民國43年，計分3批來到台灣的韓戰義士中，孔令華被編在第2批，在基隆上岸後，隨即又被分發到楊梅的高山町集訓。3個月後，再從楊梅來到澎湖的17師野戰部隊。孔令華靦腆的回憶著，說起當年老蔣總統曾經對著這些義士說：「你們以平民身份來到台灣，接受軍事訓練……」

孔令華感慨的不願意回憶的吐出這幾句話，「韓戰，那真是一段慘不忍睹的經驗！」

合耕合營屯田墾地

民國59年，以「平民」身份自部隊退下來的孔令華，直接來到新竹農場。

成立於民國44年3月16日的新竹農場，前身為「桃園大同合作農場」，日據時代是日本空軍的新竹機場，所以在這裡的路面底層，是由落實的平均百來斤的大小石頭所綿綿密密鋪成的飛機跑道、停機坪……，而要將全是齊整排列的大石頭的「地面」挖通並整理成可以耕種的「土地」，是當時在農場裡的場員必須做的事！

憑侍著年紀不大，所有來到新竹農場的場員，在安置計畫中，掄起年輕的體力，淌著汗水，脹紅著臉，拼力在這塊「石頭地」上開荊、闢棘。偌大的大石頭好不容易被挖出來，往往卻又需要兩三個壯漢才能搬動、才能挪開！

看著孔令華雙手彎曲且粗壯的手指頭，這是開地，這是開挖大石頭，這是搬大石頭、這是扛大石頭、這是抬大石頭的成果。

一晃就是數十年，而一邊開墾出來看見土的地，就成為場員自給自足的土

地，無論是種水稻，或者是播種、插秧、施肥、除草到收割，這項「軟」活兒，雖然不像初時的挖大石頭來的困難，但是卻也在在難煞使力氣、流猛汗的這些壯漢。

說真格的，孔令華不太說什麼，但是從他黝黑的臉龐裡，走過韓戰走過巨濟島戰俘營的他，天底下已經沒有什麼忍不過的大事！戲裡的韓信還鑽人家褲襠！而農場裡研發出來的「合耕合營」的屯田方式，在民國四、五十年間，讓所有來到農場的場員在從事開墾間，不但有著群居共擔共享的日子相依傍，並且大伙也聯手修築水利、構築溝渠，為日後的農耕作業開啟前製作業。同樣的開闢場部的連外道路，規劃農地開墾……無一不是到場員以「雙手萬能」下，無一不是胼手胝足的苦力下，在我們無法領略感受無法知曉體會的莫大辛苦中，逐一逐步完成。

他們一起搬運石頭，他們一起開墾土地，他們一起合作利用石頭砌成水溝，他們將水溝疏通，他們引水灌溉，他們同甘，他們也共苦，他們共同記憶著在農場裡創業的艱辛，記憶中有你，有我，還有我們。

孔令華說，他們是 80 多人一隊，3 甲多地，6 人分 3 或 4 分；石頭很大，挖出來的超級大石頭先堆在兩邊做路，然後繼續開挖，繼續流汗，繼續堆石頭，繼續……。

問起石頭呢？

孔令華用著粗壯彎曲的手指頭一指，說：「這房子的地基下，可埋著不少，很紮實。」

民國 65 年開始，開挖的土地依序成形：春天裡一片綠地的秧苗，南風吹拂的稻穗漸漸呈金色稻浪，秋收的紛忙，滿地穀粒金黃。農事技能不熟，農業知識不解，農事教育中總有專家、講師蒞臨農場講解，非要使這些打仗挖石頭的蠻漢場員都懂了；有了農業、耕作的技術與知能，再加上推動農業機械化，

一路由開創走來辛苦的場員們才真正有了豐收，辛苦的場員也才有了家眷，辛苦的場員也才開始有了自己的耕地，辛苦的場員也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買賣。

時間，不舍晝夜

57年結婚的孔令華，有了孩子有了女兒，有了孫子有了外孫，現在的他，每天打太極、打槌球，看著他動作慢慢地，但是卻覺得他可是韌性無窮，也耐力十足；就連聽他說話，也聽著不疾不徐，聲聲緩緩；走在豔豔的曬得火熱的路上，也是慢條斯理。總以為他沒跟上我們自以為快的步伐，但是才一轉身，他已經像飄來的般，來到我們說話的地方。

時間的河流，不回頭；時間的河流，不舍晝夜。

孔令華不多言，也不多語，淡淡的微笑，淺淺的看，兒子揮手說要去上工，孫女兒穿著T恤探了探身，望我。孔令華戴著棒球帽遮掩已經泛白的頭髮坐在沙發上，靜靜的。

突然想起佛斯特說過，小說依傍在兩座峰巒起伏的山脈間，一邊是歷史，一邊是詩。而我們年老的場員伯伯們，不也在歷史與歲月間，放爾千山萬水身！

特務長！

張鈞



笑臉迎人的張鈞夫婦。

我離去的時候，張鈞的太太硬是塞給我四顆又大又香並且還騰騰熱的白胖

饅頭，還說著：「那是自己做的，比較香。」

捧著一包冒著煙的熱饅頭，我鞠躬謝謝兩位老人家，老人家卻忙不迭地一路送我到門口，並且站在豔陽下的晌午，站在他們家高高的玻璃窗旁，一定要看我，像看他們家的子女般，看我漸行漸遠。

離開張鈞家，我一點也沒有離開「農家」的感覺，或許就是張鈞身上透出的儒風，所謂「北海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這是莊子《逍遙遊》中的文字，莊子說「有形而不拘於形，心如湧泉，意如飄風，身如河轍之魚，心卻遊於壙垠之野。」又說：「釣魚要釣東海之鰲，化鳥要如鯤如鵬，水擊三千里，一飛九萬仞。」張鈞不是莊子，張鈞當然不是古時候傳說中的大魚和大鳥，不是鯤不是鵬，但是就是一種傳達出來的感覺。

陝西省祈山縣人的張鈞，在距離今天已經五十多年前的民國 41 年來農場，民國 42 年，場長是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的靳汝民，靳場長對張鈞說：「你結婚我負責。」張鈞真的接受友人的介紹娶得美嬌娘。

少年兵成特務長

回憶起民國 28 年在家鄉當兵的張鈞，直說，那時候的自己才是個懵懂無知的 15 歲丁點大的大孩子。當年抗戰已經開始，日本軍人在我國土地上大肆攻擊，更揚言要「三月亡華」，不僅在各戰場上節節相逼，更頻頻轟炸後方，

老百姓為了逃避轟炸，只有「逃」，如果沒「逃」的就只好把「跑警報」當成家常便飯。

兵火一路燒著，各地兵源更是短缺，所以每鄉都必須抽徵人丁，而這次的抽徵要的是少年大孩子到部隊，並且還為了這些少年大孩子在四川成都成立「幼年大隊」，專門培訓這些抽徵來的少年兵。

幼年大隊像一個學校，有各種軍事練習，也有少許時間教導讀書認字，而在幼年大隊接受軍事訓練的3年中，張鈞已經是一個班長，所以當他回到部隊時，我們就看到一個18歲年輕的排長。

民國34年8月抗戰勝利，這時的張鈞正來到杭州笕橋，大部分幹部因應抗戰勝利都還都去了，只留下張鈞和他的連長負責在笕橋招兵，在笕橋基地訓練新兵，完成基本新兵軍事訓練後，便負責機場的安全與各項軍事工作。

民國36年，已經22歲的張鈞在南京技藝訓練處接受受訓，畢業後直接留在南京當「特務長」。

我問：「什麼是特務長？」張鈞仔細的說：「部隊中的特務長專管部隊伙食，這是一個必須負責任，頭腦要清楚又庶務很多的工作。」後來技藝編練訓練部來到福建漳州，並且編入22兵團駐廈門，跟著部隊行進的張鈞也來到南方。

民國38年，張鈞已經輾轉變成在司令部警衛營，而一路下來都在接受各方訓練或後方補給調度，雖然都在部隊中，但是由於負責部隊的補給、調度，所以張鈞始終沒有正式接觸到戰爭。一直到民國38年，張鈞在金門大捷才正式參加戰事。

民國38年的秋天，應該是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金門對岸的共軍集結了一萬多人的兵力，搭乘二百多艘的帆船，趁著漲潮，乘著強勁的東北季風，一路航向金門。

當年部隊在金門駐防，除了一般的防守軍事外，更重要的是日夜不停的防禦工事。凌晨時分，漆黑的古寧頭海岸邊，突然金光閃閃，是敵軍來了。「轟！

轟！轟！」的大砲發射，「咻！咻！咻！」的是迫擊砲，還有「碰！碰！碰！」的手榴彈聲和「噠！噠！噠！」的機關槍響。砲火聲劃破寧靜的金門，也把古寧頭的天空染紅。

開戰之初，因為敵眾我寡，所以節節敗退，共軍更是佔領了古寧頭的幾個村莊，也佔據了安岐村與西浦頭村，並且還繼續向湖南高地挺進。第2天，在調兵遣將與指揮反攻的作戰策略中，一次總動員的大反擊開始了。支援的坦克



張鈞騎馬的英姿。

車所向無敵，勇敢的將士們勢如破竹；到了第3天，共軍節節敗退，逃的逃、躲的躲，戰爭進入最後的肉搏殊死戰。不幸我方將領李光前將軍身先士卒，因為他率先衝鋒，屢次中彈最後戰死沙場，更激起全體官兵的同仇敵愾。為阻絕敵軍的援兵、切斷敵軍的退路，當時空軍支援的戰機投下大量的汽油彈，焚

燒所有靠泊在海邊的機帆船，共軍進退無路，終於豎起白旗，棄械投降，我軍俘虜了數千名共軍，贏得了「古寧頭大捷」的最後勝利。

在這次轟轟砲火的大捷中，當代理副官的張鈞，要押著俘虜上船，但是才上船的張鈞又下船，他準備張羅一趟航行中所必須的一應餐食，沒想到載著俘虜的船卻開走了。直到20多天後，張鈞才坐船回到台灣，但是部隊卻已經改編成空軍工兵營。

民國39年，張鈞來到國防部警衛技藝營，並且在那裡看到馬匹，張鈞告訴長官，「這些馬太瘦了。」終於在台北，以這四十多匹瘦馬，成立了台北騎兵隊。團長是汪峰增。

不久，部隊再度改編，騎兵隊也被改編在32師的搜索連中，但是由於右

眼有了毛病，這是 32 年時的舊病復發，原本民國 32 年在成都就該動手術醫治，但是戰亂，一拖就是近 10 年的時間，民國 41 年張鈞以傷病退伍。

特務長的農場記事

民國 41 年，離開部隊離開他一手經營、喜愛的騎兵隊，張鈞來到彰化農場，由於當年從各部隊退伍來到農場的人很多，所以場裡又找了曾經在部隊中擔任特務長的張鈞負責收容隊的「特務長」工作。只記得當年彰化農場裡一共有 207 人來到農場，而今，剩下不到 10 個人。說到這裡，張鈞臉上有著歛噓的顏色。這是物換星移，還是自然凋落？

張鈞育有 3 子 2 女，孩子們更分別在巴西、菲律賓及台北工作或定居。所以，現在的張鈞夫婦有時候也會離開農場出國，或者偶爾上台北，出國去看看，更重要的是出國去看看落居在海外異國的子女孫兒們。

回憶墾地種稻的日子，每 10 戶為一個農莊做單位，而當年退輔會對解甲歸田的榮民辦裡的農場安置中，訂定單身農莊的場員每人配置 0.4 公頃土地，採集體耕種，共同生活；有眷屬的榮民場員，則每戶配置 0.6 公頃土地，以個體戶自行農耕，並且自負盈虧。

1 公頃地 = 1.03102 甲

1 甲地 = 10 分

1 分地 = 293.4 坪

場員們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先是圍墾、翻地，將一片荒蕪的土地，開墾成為可以耕種的農田，也做好最重要的水渠水利工程，再在農田裡種著水稻，也隨著季節輪流種著不同的作物，如地瓜、花生或玉米，並且在民國 62 年至 65 年間，農場大力推動農業機械化，擴大輔助場員購置耕耘機、動力脫穀機、碾米機等農業機械，以機械來增加各項作物生產力，尤其是稻米。

已經快滿 83 歲的張鈞說，當年場員大都是五人合資購買一台耕耘機，大

家互相幫忙翻土、插秧，當黃澄澄的稻穗成熟要割稻子時，另外還有割稻機可以幫忙，這些農業機械真的給這些拿槍桿的退伍榮民莫大的助益。只是農業機器各有各的職務，有了耕耘機，卻沒有割稻機，…所以，總是有了這個機器，缺了那個機器。



張鈞先生近照。

記得有一次眼見農場裡一片金黃，正是稻穗成熟時，如果不趕緊割稻，碰上颱風或大雨，一季的辛苦就只有眼睜睜看著泡在水裡的稻穀發芽。聽說南部的屏東已經割完稻，他們有 14 台割稻機，張鈞索性全部租了來，除開租金和給開割稻機工人的工資外，一分地一台割稻機張鈞可以賺 50 元，而一台割稻機割一天裡可以割完六分地的稻穀，「麻利得很」。張鈞說著。

相對的單是一台租來的割稻機，一天就可以幫張鈞賺 300 塊台幣，14 台割稻機就有 4,200 塊台幣。如果農場的地可以更大更廣，這時的張鈞就不知道要賺多少了。

每塊田地裡的黃金般的稻穗都等著被收成，而這份獨有的出租業務，也成為張鈞特務長的「特務」，直到民國 77 年，我們的「特務長」才不再負責承攬做出租割稻機的服務業。

模範爸爸重身教

坐在張家，格外感到舒服，因為挑高的空間，給予人一種自在的安逸，安逸中還有張鈞太太在廚房裡蒸煮的菜香，溫馨且誘人。

張鈞抬頭望了望自家的屋樑，笑著告訴我，他的家總共蓋過三次，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去挑著買著材料，請工人連同自己一塊兒蓋出來的。我望著張鈞那張誠懇卻掩不住的得意，順著他的眼神望向高高的屋樑，的確，這屋子有著堅實的屋椽，體會著當年張鈞和工人是如何嚴謹的結實的為這幢房架樑鋪瓦砌磚。

他拿出收存保管得很好的照片，有騎馬的英姿，有出國的旅遊照片，有兒孫同堂的闔家歡，當然也有當年初來乍到農場的歷史照片。

連著當上民國 88 年和 92 年兩屆模範爸爸的張鈞，問他，如何教導孩子？張鈞只是笑笑說，身教、言教，負責任，做任何事都要麻利。

我看著身份證上寫著 16 年出生，實際是民國 13 年出生，今年 82 歲的張鈞一點不顯老。從農場的「合耕合營」到「分耕合營」，看到農場在專業農業技術人員的專業訓練與技術教導下，由完全以耕種水稻為主的耕作，到今天農場的多角化經營，也看到為了引進栽培種植高經濟價值的新品種熱帶水果及花卉如水蜜桃、姬百合花等。

只是第一代場員陸續凋零，場員的第二代持續耕作的畢竟少之又少，看來，農場委外經營的型態是現代農場轉換的另一種模式，這是和第一代場員在民國四十年左右來到農場圍墾的景象全然不同，或許，這正是時代的不同。但是看在老場員的眼裡，也只有感傷。

農場，這僅有的土地，是他們用青春歲月，用體力，用汗水，也用心情，用辛勤耕耘出來的一片天空！是他們將年少的歲月給了國家，在烽火戰亂中離開出生的原生家園，又在人生的倥傯中，在中台灣這塊土地上播種、起家；現在，他們在老年的暮晚歲月中，堅守的正是這塊土地，這塊容他們安身、立命、建立家園、孕育子女，並且漸漸老去的大地！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是場員們共同的記憶。

敢於冒險的

陳忠良

一早就來到陳忠良的家，門口好大的玉蘭花樹，在陽光下綠透透的。雖然沒能逢上玉蘭花開，單是看著兩棵樹，像護衛般的守護著一家好幾口人。就可以想像著，當玉蘭花開時，這座屋弄房宇住著的人，空氣中會有多麼香的花香瀰漫、沁著。

我一直想弄清楚，到底田是要怎麼種？

不對！應該說，到底稻要怎麼種？

雖然我早早就讀過播種、插秧、施肥、除草、收割、曬穀…，但是，那可都是書上寫的。我是喜歡眼見為憑又好追根究柢的人。

陳忠良可清楚得很，說起農場裡先頭可都是種水稻，種水稻得在插秧之前，就先要翻土，翻土之後，還要用「鐵耙」弄平，當年這可都是牛的工作；在大太陽底下，在田裡一趟趟來回，人累，牛也累。

通常翻土犁田的工作總在夏季裡得狠狠的忙上幾天，因為插秧要看節氣，節氣一過，秧苗的生長便不會好，所以場員們都趕在節氣之前把田翻好，「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是牛也就沒得休息，直忙得晚上都會做惡夢。」

陳忠良很可愛，說牛都會累得晚上做惡夢。那麼人呢？他可隻字沒說。

插秧的節氣一過，田裡的活計就換了。陳忠良很老道的說著。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農場工作，沒有停歇的時刻，當農閒的時間，出外打工，做泥水，作建築工人，或者到工廠去打零時工，是場員們共同的記憶，為的是養活一家溫飽，為的是種活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只是時代進步，因應無煙囪工業的興起，觀光產業成為主流，農場的變革已經成為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形勢。

早在「合耕合營」以圍田方式從事荒地開發的先期，開荊闢棘，興建場部

房舍，並且設置場部下水埔，都是大家胼手胝足共同打拼的成績；規劃、修築水利溝渠，開闢場部的連外道路及農地開墾，也如辦公房舍、職員、場員宿舍，水井的開鑿，開闢荒地為水田修建道路，整理丘形地等，到「分耕合營」，將生產、收益的成果完全歸屬於場員所共同享有。

民國 50 年全面推動農業機械化，一方面提升耕作效率，一方面減輕場員在耕作時的體力負荷。

已經 90 歲的陳忠良如數家珍的說著。只是祖籍廣西的陳忠良有著相當濃厚的安徽腔。陳忠良說，當年正逢上第二期常備兵抽籤，結果自家的三哥不但抽中而且是「一號」，只因為家中正忙著農事，在家排行第九的年紀小又沒結親的陳忠良自然就成為代替三哥「出來看看」的最佳人選，沒想到這一出來，便開啟了他一輩子的軍旅生涯。

少尉排長超級中士

當年才 18 歲的陳忠良跟著在廣西第二團管區打土匪，民國 26 年，陳忠良跟隨部隊南下來到徐州接受訓練，正好是日本人在蘆溝橋發動七七事變的當口，李宗仁、白崇禧來到安徽孟城。陳忠良記得清楚，農曆二月間，田裡的麥子長得有半個人高，大家經常躲在麥子田中，後來又退到湖北，兩廣部隊準備前往江南，但是汪精衛叛變，打斷了回家路，陳忠良便跟著部隊在湖北省和安徽省交會處的桐伯山，後來又集結在安徽合肥成為 34 軍，開始打日本。一晃就是八年，濃重的安徽口音就在這裡慢慢培練而成。

民國 34 年日本投降，中央裁軍。民國 35 年，陳忠良帶著部隊發給的一塊官金（一塊官金等於四百萬法幣）住在火車站後面的小旅店裡，老闆人很好，尤其對這些被裁的軍人更是關注有加。當時，往北去徐州的路已經不通，由於那時候陳忠良已經是少尉排長，所以想暫時留在安徽開雜貨店，就以一塊官金開始了他第一次的生意。沒想到，雜貨店一開就是兩年多，在動亂的年代，賣的都是生活必需品的雜貨店生意不錯，後來更有朋友看他生意作的不錯，所以要幫他說親，本以為只要買到一對金戒指，就可以取回朋友介紹的美嬌娘，所

以，便跑回「部本部」去買戒指，沒想到正好碰上河南團管軍要人，不容分說的陳忠良自己又成為河南團管軍的新兵，只好登記了「高鮮德」的假名，沒想到才到河南軍，部隊就把這批新兵帶到南京交兵，他問交兵時的中隊長，想要回自己少尉排長的任官令，但是科長說「傳令兵開小差，所有資料都丟了。」

陳忠良不但沒有拿回自己的任官令，連都已經說定的美嬌娘也沒能娶到，而他由 38 軍再被編到 39 軍，兩個星期後，來到上海，在上海又停留了一個多月，最後坐上火車，再轉登陸艇，並且經過一天一夜的航程，在 39 軍的「高鮮德」已經來到廣州黃埔港，但是左眼疼痛難忍，令陳忠良根本無法站立，後來雖然稍稍能夠站立，但是左眼竟然已經看不見。

當時連長是山東人蔡忠正，看到陳忠良左眼看不見，又疼痛難耐，所以就叫他去廣東第五中醫院。

在第五中醫院裡，那裡共住著有 24 個人，都是病得很嚴重的人，而兩眼



陳忠良和照顧他的大女兒。

都腫到看不見的陳忠良，護士是一位廣州人何小姐，每天帶著雙眼腫得看不見的陳忠良到山溝邊去洗眼睛，經過三個月沒有停息的治療與休息，眼睛真的快好了，但是一個湖南的朋友來到醫院招兵，眼睛快好的陳忠良又成為榮譽大隊的一員，但是後來一經整編，這個第五中醫院裡成立的榮譽大隊又被編成獨立團，並且立刻啟程

由廣州坐船來到海南島，半年後又坐船來到台灣高雄台糖碼頭。這個獨立團輾轉來到台灣再被編為 36 師 78 團，而陳忠良在隊上成為團裡一個超級中士，並且當班長，其間又駐防在金門近五年，一直到民國 48 年，陳忠良仍然因為眼睛病發，正式由部隊退休。

聽著記憶力奇好的陳忠良說起部隊軍旅生涯，真是佩服他能夠記得清楚又記得詳細，娓娓說來，好長一個物換星移人事已非。

農務冒險高手

退伍後的陳忠良，一心想到回歸山林做山地發牧的工作，所以接受當時輔

導長王茂山的建議來到草創未久的農場，雖然他也說家中務農，但是在家裡卻從來沒有機會做過一天的農務。

還記得是民國 48 年的 8 月 3 號來到農場報到，4 日稍加熟悉一下農場環境，5 日便開始跟著其他場員參加真正的農務——除草，沒想到 6 日颱風來襲，所有的農務停歇。這是陳忠良來到農場印象最深的記憶。

配有 8 分地共 2347.2 坪土地的陳忠良，曾經當過農事小組長，他笑說「這是冒充技巧。」

「冒充」，陳忠良以老實人謙遜的習慣說自己當「小組長」是「冒充」來的。我望了望老人。老人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容顏繼續說著農事與農務。

民國 68 年時，農會要幫埔里酒廠種糯米釀酒，所以農會急需收購糯米，陳忠良立刻向其他場員租地，共約 5 甲實際是 5 甲 8 分的地全種了糯米。由於糯米消耗少，一年又有春秋兩收，1 公斤的糯米可以賺兩塊七毛錢，扣除租地或買米的錢，100 公斤就有 700 塊的淨利，陳忠良著著實實的賺了一些。

第二年，場員大家一窩蜂的改種糯米，喜歡冒險的陳忠良就用市價向大家購買，甚至還到台東買來，再賣給農會（因為酒廠要的糯米是以配額制度簽訂，而陳忠良早就把配額給簽齊了 8 年。）

以 1 分地有 370 公斤糯米的收成計算，1 甲地就有 10 分地，也就有 3700 公斤的糯米。陳忠良的商人頭腦，積極、冒險的精神，為他賺了許多錢財。

民國 74 年，牛腿樹也就是一般說的淮山，就是現代人說的山藥，在農會種多少，報多少，全收的情況下，他又開始在自己的 2 分 8 釐的地上種起長長的長在土裡的「牛腿樹」。1 公斤是 3 元，而 1 分地可以種出 1200 公斤，並且不需要太多的照顧，只種兩年。民國 76 年，陳忠良的田裡又種回稻子。

我可以相信，為什麼陳忠良可以成為農事小組長，他不但努力學習新的農業知識，並且敢於冒險，敢於收手，再嘗試新的農務，無怪乎雖然九十歲的年事已高，雖然左膝不良於行，也雖然他的耳朵聽不清楚，所以和陳忠良說話必須大聲，但是陳忠良給人的印象是聰敏，是機智。

民國 53 年結婚的陳忠良，現在有兒子一家和女兒住在一起，尤其相攜在一旁照顧的長女，陳忠良滿心滿眼是踏實。

剝悍的大地耕鋤者

詹仰勇



頭戴斗笠的詹仰勇先生。

住在台北很少坐火車，更遑論是清晨五點的火車，當火車由北往南行駛，

望著矇矓亮的天際，心中別有一番滋味。

我不敢睏眠，雖然因為要搭乘火車，因為要一早出門，因為要去拜訪好些位年長的長輩，我有著莫名的興奮與職場工作慣有的警覺性，即便三個半鐘頭的車程，是足夠我打盹補眠，但是我仍不敢也不願意墮入渾沌睡眠中。

在田中站下車，想像著這裡合該是位在田的中央，後來都市興起，進步的腳步滑破了安寧的農業社會，火車也嘟嘟嘟的闖進一片綠野平疇間，才有了這麼美的名字——「田中」。

溪洲鄉位於彰化縣的南端，原來是由西螺溪與虎尾溪所形成的三角洲，所以名為溪洲。溪洲鄉全鄉土地面積為 75.8309 平方公里，東邊鄰接著田中鎮，西邊與竹塘鄉相連，南邊以濁水溪為界。越過長長的濁水溪堤，便是一片碧綠的原野，而榮光村正在溪洲鄉的東南邊。

溪洲鄉盛產水稻、甘薯、甘蔗、洋菇、蘆筍、落花生、亞麻、黃麻、蔬菜、蒜頭、西瓜等。一般農家除種田外，也都養著各種家禽家畜如豬、雞、鴨、鵝，算得上是台灣的魚米之鄉。

溪洲本來有一個糖廠，最早時屬於林本源製糖會社，後來改組為鹽水港製糖會社，台灣光復後，又改為台糖公司所屬的溪洲糖廠，民國 43 年，合併於溪湖糖廠和虎尾糖廠。

另外，在這裡有一座橫跨濁水溪上，全長 1939 公尺，寬 7.32 公尺的西螺大橋，溝通聯絡著溪洲鄉和雲林縣的西螺鎮。

想像著一片碧綠的原野，阡陌，一望無際的田野。溪洲鄉的詩人作家吳晟寫著：

清爽的風，是最好的電扇，
稻田是最好的歌。
不在意遠方城市的文明
怎麼嘲笑，母親
在我家這片田地上，
用一生的汗，灌溉她的夢。

剽悍，是詹仰勇

我們敲著門，大聲的喚著他的名，彰化火紅的太陽燒著。在詹仰勇的漂亮的房舍前等待。

突然，一位個頭不高，但是有著壯碩且悍健身形的人頂著一頂寬沿斗笠，藍色的短汗衫，赤腳、短褲，還有一身黝黑的肌膚，咧嘴衝著我們笑著走過來。

剽悍，即便已經 67 歲了，詹仰勇仍留給我這樣的印象。

民國 20 年出生的詹仰勇，是福建人，初中時在家習讀漢文，因為他的大哥在福建閩清縣當游擊隊隊長，那時候，突然一個炸彈炸到家鄉，死了 50 個人，為了安全起見，而當游擊隊隊長的大哥那時候正在外國，家裡不放心他，所以就將他送到福建省保安隊去當副隊長，其實只是讓才 15、6 歲的詹仰勇有點兒事可做，但是「副隊長」的工作才做了二、三天，共產黨已經打過來，詹仰勇福建省保安隊副隊長的工作也就結束了。

民國 35 年，詹仰勇跟隨游擊隊隊長哥哥成為保鄉衛民的游擊隊中的一員。15 歲的游擊隊員天天爬上樹梢當斥候，為大家瞭望。到了民國 38 年 8 月，已經當上游擊隊隊長的瞻仰勇跟隨著北邊來的 96 軍團來到台灣，那年他才 19 歲。

由於曾經是游擊隊長，所以被派到馬祖艇隊。詹仰勇開心的說，在馬祖，

可多的是福建來的游擊隊隊員，出生入死，每個人都夠悍。

由於是跟隨著 96 軍來到台灣，所以詹仰勇又被整編成為第 10 軍，除了馬祖外島外，也駐防過台南、高雄、鳳山。因為在大陸游擊戰中，左手臂因被流彈攻擊受傷，但是受傷當時只是用繃帶簡單處理，一直來到台灣，才在左臂上接了鐵，但是碰著就會痛，最後只好重新開刀，把放在左手臂裡的鐵條拿出來，



漂亮的庭院與房宇，這是詹仰勇的家。

所以，游擊隊長後來成了第 10 軍裡的步兵，後來又成為第 10 軍裡的衛生兵，一直到民國 50 年退伍。

民國 50 年夏天，從部隊退伍的詹仰勇來到彰化農場，54 年結婚，現在有 3 個女兒，1 個兒子，1 個孫子。我們來的時候，太太早已經出門做工去了，他在家中的

田裡種著些許地瓜葉和其他青菜，一派自給自足不求人的逍遙。

「不管時代怎麼變，人總要勞動才有飯吃。我還有力氣，還走得動，當然要動！」福建閩清人的詹仰勇用著福建腔的閩南語豪邁的說著。

還記得初初來到農場的 2 年，正是民國 51 年的枯旱期，嘉南平原的農田土地枯乾、龜裂，水荒成為農人最大的要害。單身未婚的群居場員過著農場開墾的日子，為了水，場員們同心合力，利用夜晚天氣比較涼爽的時間，把溝渠中的雜草一一除盡，再把垃圾也一併清除乾淨。大家合作搬運石頭，再將石頭砌成一條條疏浚道似的小水溝，再用盡所有人為的能力將大溝渠內的餘水引入農場土地上灌溉。

這樣搬石頭，這樣砌石頭成溝渠，這樣引水入田裡，這樣努力灌溉，農場終於熬過最艱難的枯水期。

很難想像一個游擊隊隊長的上山打游擊，來到山下種田的男兒本色，其實無論用什麼樣的行徑馳騁大地，他，詹仰勇，一樣是行吟大地的真勇士。

民國 86 年到 87 年間的口蹄疫事件，農場裡養著三千多頭豬寶寶，當時全國上下正因為豬隻發生口蹄疫感染而鬧得沸沸揚揚，更有許多人拒吃豬肉，但是農場裡的豬先生豬小姐卻全都安然無恙。原因無他，詹仰勇認為，是農場的「病蟲害防治隊」的功勞，因為病蟲害防治隊平實就對場裡的家禽、家畜的疾病有深入的瞭解，所以才能在全方位的病蟲害掌控下，在全台被口蹄疫疫情籠罩下安然度過。

尤其是在家禽、家畜的飼養區裡，隨時保持立刻清掃立刻處裡的乾淨態度；豬舍內也全天候保持良好的通風，更重要的是，豬糞的處理，也在機器系統以 24 小時正常運作處置加上特別排定的人員處理小組，做最有效的控制與管理。

就是這樣同心協力，再加上專家的指導與全體場員的配合，彰化農場全場的豬隻以及其他牲口禽畜，都能倖免於口蹄疫的感染。

以游擊隊隊長敏銳且周全的思考和用人經驗，詹仰勇當過莊裡負責灌溉用水的「井長」，也當過負責鄰長業務的「莊長」，他總是不疾不徐，卻又迅雷不及掩耳的，把工作完成。

問他馬祖東莒燈塔旁的故事，他說那是時代。所謂好漢不提當年勇。他只是咧開嘴，慣常的笑笑，不語。

問他農場裡的耕田種地還有辛苦，他黝黑的臉上有著理所當然的誠意，卻沒有任何言語，唯一說在嘴裡心裡的只有，以前農場裡有近 300 個弟兄在農場裡一起工作，現在只剩下 19 個人了。近乎自言自語的說白，令一旁聽話的我感到深深的無奈與悲涼，但是詹仰勇血脈裡卻有著很深很深對土地的大愛。

軍旅倥傯歲月磨人

賈國興與楊周甫



(左) 賈國興；(右) 楊周甫。

一、賈國興的故事

在賈國興家的客廳，太太、大兒子全坐在客廳等著我們的訪問，而主人翁賈國興的眼睛上還戴著眼罩，問一旁的賈太太，告訴我是這兩天才去醫院動過白內障手術。

個子很高有 175 公分的賈國興 14 歲就來到部隊，由於年紀太小，但是個頭高，所以部隊裡硬是要了這個小男孩。

那年，賈國興正帶著一筐梨子要送給舅舅，一趟路就是 8 里。身為長子，家中有弟兄五個，一個妹妹，老老小小四十多口人，正逢著一路由安徽過來的 29 軍，看著他個頭夠，立刻就被帶進 29 軍，還好 29 軍中的上尉陶副官人很好，知道他雖然個子高但是年紀小，就讓他留在身旁當一個 14 歲的小傳令。後來陶上尉變成陶少校，陶少校的太太也來了，並且對一路跟著的小傳令賈國興一樣好，抽空時還教他各種事務。

對日抗戰，29 軍在鄭州和日本人對上，長官給這個小傳令一把手槍，20 發子彈。到了後方，沒想到戰爭沒有奪去賈國興年少的生命，卻讓他在傷寒的病症裡幾乎失去小命。

被送到野戰醫院的賈國興，出院後被分發到預備 11 師台灣連中，預備師台灣連共分為四個排，其中手槍排的排長人很好，年紀小的賈國興就跟在排裡，並且去洛陽步兵學校接受一年半的訓練（步兵學校第三期），民國 32 年結訓，賈國興再度被分回預備 11 師，並且當見習官。一年多後，又調到第二營第六連當排長。

民國 32 年，華中被日本部隊切斷，所以改守貴陽，但是貴陽也失守，那

時候政府在重慶，所以部隊決定往重慶前去。

賈國興說，可憐喔！八個月，幾乎天天下雨，部隊走一個禮拜，休息三天，休息的三天裡，還要自己打草鞋。沒想到廣西 79 軍叛變，所以部隊又往返回到貴陽聽命。最後終於從貴陽坐車，再騎駱駝，來到廣西。

民國 33 年，在陽朔聽命準備前往緬甸的賈國興，卻碰到日本軍，立刻展開強烈的反擊，部隊裡一個小時陣亡兩個連長四個排長，而日本人有四部戰車，眼看就要全軍覆沒，還好美軍的飛機來了，後援的一連部隊也到了，這場陽朔的戰役贏了。

接下來是往北走到上海，這一走又是三個月。賈國興說沒車可坐，火車都被炸壞了。

在上海隨美軍軍艦到東海打俄共，只記得冷得受不了的賈國興說起那一段軍旅的倥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一個移防。印象最深的是民



賈國興和家人。

國 35 年的農曆除夕夜 12 點鐘，部隊正坐著火車前往下一個任務地點，什麼是除夕，什麼是過年，戰爭裡只有如何生存才具有意義。

民國 37 年去到東北，在長白山上天氣太冷，部隊成員凍到連槍都握不住，後來隊伍垮了，6 月，部隊全散了，賈國興和同袍一路從東北走路到河北天津，一共走了半個月。在山東青島，賈國興進了 32 軍，並且跟著 32 軍在青島撤退，一路來到海南島，並且在海南島一年，民國 38 年 4 月，天氣熱了，賈國興跟著部隊來到台灣。

回墾大地老兵的家

民國 12 年出生的賈國興，是在 27 年在家鄉被抓進部隊。來到台灣的賈國興跟著部隊被改編入左營師部自助營獨立 32 師，民國 40 年，他因為肺結核住進醫院，並且在醫院裡辦理退伍。

從 27 年進部隊，到 40 年因病退伍，賈國興的軍旅生涯是無限的更迭，是不斷的走路，其中多少同袍脫隊，多少人病倒，多少人在不斷的戰役中喪失性命，

多少人在與人的戰爭中，也在與天候與地況與大自然的競賽中被淘汰被篩去！

老人曾經說：寧為太平人，莫為亂世人。

生在亂世，顛沛流離，落葉不歸根！

何處黃土不埋人？死在異鄉異地，有什麼大不了！

民國 44 年來到了農場場部的賈國興，年歲不大，但是心中的苦楚已經滿是滄桑。他跟隨著場部的安排，認份的工作，農務也好打工也好，什麼都比在戰爭中流離飄蕩居無定所好。

他不多言，他不多語，民國 50 年結婚，當年是第九莊裡工作班的一員，現在二女一男都已經長大成人，用功讀書的孫子，把一個高高的牆壁貼滿獎狀，或許這就是對老人對阿公最好的禮物。

坐在身後貼滿獎狀牆壁的沙發上，賈國興背著彰化仲夏裡熾熱的午後陽光，讓我照相，又自動把臉上的眼罩脫下，再讓我照了一張。

望著這樣的一個長者，一個老兵，一個農場裡的場員，心中無限感慨。人生的造化何其神奇，賈國興的家，賈國興的家人，賈國興的希望，全在這塊土地上，這塊他褪下軍服囤墾的大地。

二、楊周甫的故事

他是民國 39 年最後一批部隊，27 師來到台灣的部隊成員。當年，新 63 軍是在高雄上岸。

有許多人在當兵進入部隊的時候，未必是自願的，但是對於楊周甫而言，他可是快快樂樂的跟著當連長的好朋友一塊出來「走走」。那一年才 15 歲的楊周甫跟著一夥朋友一起進入部隊，部隊遷防至北海，大家夥也一塊來到北海一個月，然後部隊又在海南島待了近兩年，後來部隊就直接來到台灣，在斗南駐防一個月，又到豐原駐防一個月，然後在后里落腳。

二十五年軍旅寫著守口如瓶

15 歲跟著朋友當兵「出來走走」的楊周甫到底年紀小，所以一開始就是傳令兵。民國 23 年出生的廣東省人楊周甫，軍中生活絕大部分都是在台灣的

經驗，尤其他成為主官的駕駛，一路上開過團長的公務車，開過聯勤副總司令的車，於民國 63 年退伍。

說起 25 年來一路順遂的軍中生活，楊周甫一口廣東腔不好意思的說，自己似乎不像其他人，有各種戰役的經驗，或者有跋山涉水行軍苦行的記憶，他覺得，身為一個主官駕駛的軍人，最重要的是忠心與守口如瓶的守密精神，另外當然是不可以喝酒的駕車安全習慣。因為他的潔身自好，所以向來深受各級長官信任。



楊周甫是青埔村第六鄰鄰長。

退伍後的楊周甫繼續開著車營生，只是這回是開營業用的計程車，他把在軍中一向被長官誇許的優良駕駛技術放在大台北的街頭上，一樣以多聽少講的態度服務乘客，一直到民國 68 年，舉家搬至彰化農場新竹分場，他仍然往返台北新竹，繼續經營著他的生意。反倒是農場的農事，他全交給能幹而且純樸的老婆大人。

老婆是台南人，家中務農，所以，對農事非常嫻熟，一肩挑起家中七分地的農務，楊周甫充滿感激的說著太太的能幹。

今年才 72 歲的楊周甫在農場裡算得上是年輕的場員，來到農場時間也比較晚，所以農場裡曾經的開荊闢土，當年徒手辛苦耕種的經驗他都沒有，只有以服務老大哥的心情，榮任鄰長的工作，為大家服務。

他的家座落在四周都是田的中央，家中除了妻子和他外，更有著兒子和孫子一家。乾淨俐落的洋房格局，寬大的庭院，令人眼睛一亮，但是，仔細一看，其實和楊周甫本人很像，給人一種老實，樸實無華卻實實在在乾乾淨淨的感覺。

走訪農場的當口，眼睛所見，大都是自己重新修蓋的房舍，每一戶比起台北窩居的房子，舒服、寬敞，而楊周甫所代表的，或許更是屬於農場另外一種介於老場員間難得的一個獨立個人，是不同於場員的第二代所給予人的感覺，他銜接著一份「榮民」的氣息，他銜接著一份「老」的味道；但是，他又是「年輕」的表徵，是可以溝通所剩無幾的老場員故事的橋樑。